

蜀

鑑

一



蜀

鑑

一

郭允蹈 撰

中華書局

蜀
鑑

此據守山閣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蜀鑑序

宋端平中。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。蒐擇史傳。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。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繁。乎蜀者。爲書十卷。凡一統之離合。形勢之險易。賢才之衆寡。攻守之得失。與夫忠順致福之基。逆亂取禍之原。莫不畢舉而詳之。名曰蜀鑑。殿下受封茲土。旣篤志二帝三王之典。以明道立德。復縱觀史策。考論臧否。以爲勸戒。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。俾臣序之。將重鐫而傳於世。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。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。形勢得之而後固。事變得之而後安。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。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。萬世常行之道也。蜀之形勢。天下之險莫先焉。然惟有道者處之。行仁義之政。盡忠順之禮。維持人心之具。膠結而不可解。範防外患之方。鞏固而不可陵。則山若爲之益高。江若爲之彌深。關門不加譏呵。而衆庶樂業。福祥自至。苟不循道。上無以得乎君。下無以宜乎民。而欲恃江山以爲守。其果足恃乎。是非成敗之已然者。概可見於此書矣。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。寬大仁厚之政。洽乎夷蠻。忠孝順恭之德。聞于四方。不怒而羣臣知恥。不殺而萬民畏威。固已超乎千載之表。尙何俟此書以爲鑑。抑書之意。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。然聖智之慮。不止於善一身。安一時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。以傳示後世。夫後世至遠也。子孫黎民至衆也。欲至遠與至衆者。皆若殿下之心。以保邦家於無窮。則示之以往古之鑑。非過也。而臣承命而有言焉。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。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譔。

蜀鑑宋刻甚精。藏於李蒲汀司徒。司徒歿而子孫不能守。遂爲澶汾晁太史所得。余尹滑。乃從晁太史所借而錄之。略記此書始末於首云。時嘉靖乙卯夏日。爐山主人允題。

蜀鑑序

蜀在禹貢一梁州爾。文王興於岐西。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。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。說者謂文王化行。江漢之所被信矣。三代以來。秦得蜀以并諸侯。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。諸葛孔明三分天下。僅有其一。而伸大義於季漢。非以其地西接崑崙。南連荆吳。扼關河之勝。則爲右府之固。合吳蜀之長。則據上流之重。險要雖控制一隅。而形勝實關於天下。歟。中興南渡。首吳尾蜀。有常山之勢。前褒後劍。得金城之險。乃魯西顧。護蜀如頭目。保蜀如元氣。世歷百年。歲經三卯。外有虎噬之虞。內懷頽勞之憂。而蜀之爲蜀。非全盛時比矣。文子久仕於蜀。身履目擊。而動心焉。燕居深念。紬繹前聞。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爲一編。起自秦取南鄭。迄于王師平孟昶。凡地形之阨塞。山川之險阻。邇雍而鄰荆者。稽之舊史。按之圖志。悉紀於篇。西南夷爲蜀後戶。未形之憂難忽。而已事之鑒可師。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。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。定爲十卷。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。亦可以概見於此。噫。蜀在宇內。九之一爾。得之則安。失之則危。竊之則亡。覽是書者。可以鑑焉。因名曰蜀鑑云。端平三年十月朔旦。昭武李文子序。

四庫全書提要

蜀鑑十卷。原本不著撰人名氏。前有方孝孺序。稱宋端平中。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。蒐採史傳。自秦取南鄭。至宋平孟昶。上下千二百年。事之繫乎蜀者。爲書十卷云云。世遂題爲文子作。考亭淵源錄亦載李文子字公謹。光澤人。案光澤即昭武之屬縣。今尚仍古名。李方子之弟。紹興四年進士。官至知太安軍。領閬州潼川府。著蜀鑑十卷。然考端平三年。文子所作序中。稱燕居深念。紬繹前聞。因俾資中郭允蹈輯爲一編云云。則此書爲資中郭允蹈所撰。文子特總其事耳。世卽以爲文子作。亦猶大易粹言。本曾穉命方開一作直齋書錄解題。遂誤以爲穉作也。其書每事各標總題。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。每條有綱。有目。有論。如朱子通鑑綱目之例。其兼以考證附目末。則較綱目爲詳核焉。宋自南渡。以荆襄爲前障。以興元漢中爲後戶。天下形勢。恒在楚蜀。故允蹈是書所述。皆戰守勝敗之迹。於軍政之得失。地形之險易。恒三致意。而於古人用兵故道。必詳其今在某處。其經營譬畫。用意頗深。他如辨荆門之浮橋。引水經注以證荊州記之誤。陳倉之馬鳴閣。引蜀志以證寰宇記之誤。斜谷之遮要。引興元記以補裴松之注之缺。諸葛亮之築樂城。引通鑑以辨華陽國志寰宇記之異同。於地理亦頗詳核。又所載羅尙之抗李雄。張羅之據犍爲。亦較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爲詳。皆足裨史乘之考證。唯所論蜀之地勢。可以北取中原。引漢高祖爲證。則與李舜臣江東十鑑同意。姑以勵恢復之氣。

耳。諸葛亮所不能爲。而謂後人能之乎。末二卷敘西南夷始末。旣載犍爲郡之置於漢代。而不知唐之莊炎播郎等州卽其故地。又所載南詔始末。謂驃信敗於韋臯。而南蠻始衰。不知敗於高駢。而蠻乃不振。所記未爲稍略。然其時方慮內訌。無暇外攘。著書之志。主于捍拒秦隴之師。振控巴渝之險。其他邊徼之事。固在所略。亦其時勢爲之矣。

蜀鑑卷一

宋 郭允蹈撰

秦人取南鄭

秦厲公二十六年。秦左庶長城南鄭。

秦躁公二年。南鄭反。

秦惠公十三年。秦伐蜀。取南鄭。

南鄭本古褒國。按酈道元水經注云。東周之初。鄭桓公死於犬戎。其民南奔居此。因曰南鄭。後爲蜀所併。至是秦始取之。

論曰。常璩謂蜀以褒斜爲前門。則南鄭者。蜀之扞蔽也。南鄭旣入秦。七十二年而蜀遂亡。唇亡齒寒也。久矣。後之經理蜀者。可不鑑乎。

秦人取蜀

秦惠王初更九年。司馬錯伐蜀。滅之。

常璩華陽國志曰。蜀王封弟葭萌號苴侯。命其邑曰葭萌。苴侯與巴國爲好。巴與蜀讐。故蜀王怒。伐苴侯。苴侯出奔。求救於秦。惠王方欲謀楚。羣臣議曰。夫蜀西僻之國。戎狄爲鄰。不如伐楚。司馬錯曰。蜀國

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資。水通于楚。有巴之勁卒。浮大船舶以東向楚。楚地可得。得蜀則得楚。楚亡則天下并矣。秋。秦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。蜀王自於葭萌拒之。敗績。開明氏遂亡。凡王蜀十二世。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。又戰國策曰。司馬錯欲伐蜀。張儀曰。不如伐韓。王曰。請聞其說。對曰。今夫蜀西僻之國。而戎狄之長也。弊兵勞衆。不足以成名。得其地。不足以爲利。爭名者於朝。爭利者於市。三川周室。天下之市朝也。而顧爭於戎狄。去王業甚遠矣。錯曰。不然。富國者務廣其地。強兵者務富其民。以秦攻蜀。譬以狼逐羊也。取其地。足以廣國。得其財。足以富民。繕兵不傷衆。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。利盡西海。而諸侯不以爲貪。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。今攻韓劫天子。惡名也。而未必利也。不如伐蜀之完也。惠王曰。善。起兵伐蜀。取之。蜀既屬。秦益強富。輕諸侯。

葭萌。在今利州石牛。卽今大安軍金牛鎮。

秦惠文王十一年。封子通國爲蜀侯。以陳莊爲相。置巴郡。以張若爲蜀國守。移秦民萬家實之。

秦惠文王十四年。陳莊反。殺蜀侯通國。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。誅陳莊。○秦史記書誅蜀相莊。在武王元年。華陽國志。陳莊反及誅

陳莊。俱在周赧王六年。當秦武王二年。與此互異。

秦武王元年。封子某爲蜀侯。○案蜀侯名。史記作燮。不書始封年。華陽國志作憚。封於周赧王七年。當秦武王三年。與此互異。

秦昭襄王六年。蜀侯某反。司馬錯定蜀。封子綰爲蜀王。○案華陽國志。綰在定蜀之明年。

秦昭襄王二十二年。王誅蜀侯綰。但置蜀守張若。取笮以及江南地。

論曰。秦人取蜀以王其親子弟三。而卒皆殺之。歷三十二年而始定。其取之不亦難乎。初置守張若而定黔中。繼用李冰而始平水害。蜀自是安寧。而漢高帝用之以取三秦。其所係不亦重乎。

秦人取漢中

秦惠文王十三年。秦庶長章攻楚漢中。取地六百里。分巴蜀置漢中郡。○案華陽國志。漢中郡。周赧王二十二年置。當惠文十二年。較前一年。秦孝公初。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之地。孝公招戰士。明功賞。國以富強。至是惠文王既取蜀。遂乘勝取楚地六百里。又分巴蜀置漢中焉。

論曰。按南鄭自南鄭。漢中自漢中。南鄭乃古褒國。秦未得蜀以前。先取之。漢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。秦既得漢中。乃分南鄭以隸之。而置郡焉。南鄭與漢中爲一。自此始。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。卽今金房兩州地。西漢地理志。漢中郡治西城。今金州上庸郡是也。漢中乃秦楚巴蜀必爭之地。秦得之而全據上流以謀楚矣。

昭襄王十三年。任鄙爲漢中守。

昭襄王二十年。王之漢中。

秦人自蜀伐楚

昭襄王二十七年。司馬錯發隴西。因蜀伐楚黔中。拔之。
昭襄王三十年。蜀守張若伐楚。取巫郡及黔南爲黔中郡。

華陽國志云。錯率巴蜀衆十萬。大舶船萬艘。米六百萬斛。浮江伐楚。○案華陽國志。此條係封禪之年。史記不書。疑彼文誤。巫郡在

今巫山縣及施州黔中郡。卽今涪黔鼎澧諸郡。皆黔中地。論曰。秦併六國。自得蜀始。蓋與秦爲怨者楚也。秦旣取蜀。取漢中。又取黔中。則斷楚人之右臂。而楚之勢孤矣。劫質懷王。操縱予奪。無不如意。於是滅六雄而一天下。豈偶然哉。由得蜀故也。

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

漢元年春正月。沛公爲漢王。王巴蜀漢中。都南鄭。

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巴蜀漢中居其三。割南鄭以隸漢中。漢因建都於此。

漢王欲攻項羽。蕭何諫曰。雖王漢中之惡。不猶愈於死乎。語曰。天漢其稱甚美。臣願大王王漢中。養其民。以致賢人。收用巴蜀。還定三秦。天下可圖也。

漢王令張良厚遺項伯。使盡請漢中地。項王許之。

漢王從杜南入蝕中。張良送至褒中。良說漢王燒絕棧道。

杜南在今京兆府萬年縣。古杜伯國也。蝕中入漢中道川谷。寰宇記曰。褒口在褒城縣北。北口曰斜。南口曰褒。同爲一谷。自褒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。始通斜谷。斜口在鳳翔府郿縣。谷中褒水所流。穴山架木以行。張良勸漢王燒絕棧道。以備諸侯盜兵。且示項羽無東意。今地名石門。

漢王至南鄭。拜韓信爲大將。

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。多道亡。韓信亦去。蕭何追之。信說漢王定三秦。遂聽信計。今興元南鄭縣米倉山有截賢嶺。韓信廟。或云蕭何追信於此。

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。給軍糧食。秋八月。引兵從故道出襲雍。章邯迎戰。陳倉敗走。止戰好時。又敗走。遂定雍地。

華陽國志曰。漢祖自漢中出。三秦伐楚。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。又曰。巴郡有賈民。多居渝水左右。天性勁勇。初爲漢前鋒陷陣。銳氣喜鬪。帝善之。曰。此武王伐紂之歌也。令樂人習學之。謂之巴渝舞。故道在今鳳州兩當縣。陳倉在鳳翔府寶雞縣。好時在鳳翔府天興縣。論曰。漢高帝留漢中。未幾反。其鋒以向關中。足跡雖未嘗至蜀。然所漕者巴蜀之軍糧。陷陣者巴渝之勁勇。由故道戰陳倉。定雍地。而王業成矣。孰謂由蜀出師。不可以取中原哉。

公孫述盡有蜀地

漢更始元年。公孫述自稱益州牧。

述。茂陵人。王莽以爲導江卒正。治臨邛。南陽宗成等起兵。狗漢中以應漢。述遣使迎成等。選精兵迎擊。殺之。併其衆。假漢使者。自稱益州牧。按王莽改蜀郡爲導江。太守爲卒正。更始將李寶張忠。狗蜀漢。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縣竹。大破之。述自立爲蜀王。都成都。光武建武元年。述遣其將侯丹取南鄭。

南鄭人延岑反。圍南鄭。更始所立漢中王嘉初擊敗之。岑復反。嘉兵敗走。岑遂據漢中。進兵武都。爲更始將李寶所破。岑走天水。述遂遣其將侯丹取南鄭。嘉收散卒數萬人。以李寶爲相。從武都南擊侯丹。不利。還軍河池下辨。復與延岑連戰。岑引北入散關。至陳倉。嘉追擊破之。岑屯杜陵。與赤眉將逢安戰。大破之。漢中王嘉亦與赤眉將廖湛戰於谷口。大破之。光武令鄧禹招嘉。嘉因來歙請降。延岑自武關走南陽。述遂有漢中地。武都。今階州。天水。今秦州。河池。今鳳州。下辨。今成州。散關。今大散關。谷口。在今鳳翔府郿縣。武關。今商州。南陽。今登州。

述遣其將任滿據扞關。

李熊說述東拒扞關。述遣滿從閬中下江州據之。

史記張儀說楚曰。秦西有巴蜀。大船下水而浮。一日三百餘里。不至十日而拒扞關。扞關。驚則黔中巫郡。非王之有矣。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卽魚復江關。今瞿唐關。顏師古注。輿地廣記。郡縣志。皆仍其說。惟後漢史注。扞關在今峽州巴山縣。樂史寰宇記。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。卽巴山縣地。此爲得之。扞關卽楚地。史記稱楚肅王所築。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。故張儀云。拒扞關則黔中巫郡。非王有。拒抵也。至若黔中巫郡。皆在楚扞關之外也。蓋扞關乃楚之扞關。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。述據扞關。則荆門虎牙在扞關之內。皆其設險之地。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腹之江關哉。故辨之以正地理之。江州縣名。今重慶府。閬中。今關中。

述遣其將李育程烏屯陳倉。馮異迎擊大破之。

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。遣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。狗三輔。馮異擊走之。育烏俱奔漢中。陳倉在鳳翔寶雞縣。

光武得隴望蜀

建武八年來歙伐隗囂拔略陽。

隗囂據隴右。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。斬守將金梁。囂大驚曰。何其神也。帝聞得略陽。甚喜曰。略陽。囂所依阻。心腹已壞。則制其支體易矣。略陽在今秦州隴城縣。

隗囂圍略陽。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。囂盡發攻略陽。累月不能下。

夏四月。帝自征隗囂。至高平。河西竇融來朝。

高平。今鎮戎軍高平塞。古安定地。

隗囂將妻子奔西城。

西城。今金州西城縣。

吳漢岑彭圍西城。耿弇蓋延圍上邽。九月乙卯。車駕還宮。

帝自上邽晨夜東馳。賜岑彭等書曰。兩城若下。便可將兵南擊蜀虜。人苦不知足。既平隴。復望蜀。每一發兵。頭須爲白。岑彭壅谷水灌西城。城未沒丈餘。會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乘高卒至。鼓譟大呼曰。百

萬之衆方至。漢軍大驚。元等決圍死戰。遂得入城。迎囂歸冀城。冀城在今秦州隴城縣上邽。在今秦州。

隗囂病死。子純立。○案後漢書。事在建武九年。

帝使來歙護諸將屯長安。遂討隗純於天水。十月攻破之。純降。○案後漢書。事在建武十年。

歙上書曰。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。故得延命假息。今二郡平蕩。則述智計窮矣。

公孫述使王元拒河池。來歙蓋延進攻。大破之。遂克下辨。

隗囂將王元降述。述使拒河池。歙與蓋延等破之。遂克下辨。乘勝而進。蜀人大懼。河池今鳳州下辨。

今成州同谷縣。

盜殺來歙。

王元遣刺客殺來歙。以蓋延領其軍。

岑彭吳漢由江道取蜀。

建武五年。岑彭自夷陵屯津鄉。

田戎據夷陵。岑彭攻拔之。獲其衆萬餘人。戎亡入蜀。述以戎爲翼江王。岑彭謀伐蜀。以夾川穀少。水險難漕。留馮駿軍江州。田鴻軍夷陵。李玄軍夷道。自引兵還屯津鄉。當荊州要會。喻告諸蠻夷。降者奏封其君長。夷陵今峽州夷陵縣。夷道今峽州宜都縣。津鄉左氏傳曰。楚太子大敗於津鄉。後漢志云。江

陵有津鄉。寰宇記云。津鄉故城。在今江陵縣東。渚宮卽其地。

建武六年。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。招其故衆。欲取荊州。不克。江關。漢地理志云。江關都尉理魚腹。注水經云。白帝山北緣馬嶺。接赤甲山。南北相去八十五丈。東西十七丈。東傍瀼溪。西南臨大江。瞰之眩目。惟馬嶺小。差逶迤。猶斬山爲路。羊腸數轉。然後得上。公孫述據蜀。自以金承土運。故號曰白帝城。寰宇記云。赤甲城。公孫述築。不生樹木。土石悉赤。如人袒臂。故曰赤甲。與舊白帝城相連。皆在縣北。卽江關之要也。在今夔州奉節縣。

建武九年春。述遣田戎下江關。據荊門虎牙。

述遣其將田戎。任滿。程汎。將數萬人下江關。擊破馮駿大軍。遂拔巫。及夷道。夷陵。因據荊門虎牙。橫江水。起浮橋。關樓。立攢柱。以絕水道。結營跨山。以塞陸路。拒漢兵。荊州記云。南荊門。北虎牙。二山臨江。楚之西塞。酈道元注水經云。公孫述依二山作浮橋。拒漢師。下有急灘。名虎牙灘。郭璞江賦曰。虎牙高聳。以屹崿。荊門關竦而盤礴。淵九回以奔騰。兮。流雷响而電激。寰宇記云。虎牙山有石壁。其色黃。間有白文。亦有牙齒形。夷陵志云。上有城。下有十二碛。有灘甚惡。在今峽州。

建武十一年春。岑彭破夷陵。入江關。上墊江。馮駿守江州。

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。帝遣吳漢率劉隆等三將。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。騎五千匹。與彭會荊門。彭裝戰船數十艘。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。欲罷之。彭以爲蜀兵盛。不可。遣上書言狀。帝曰。大司馬不曉水戰。